

贵宾,您好

□ 老 愚

一温泉开业,跟朋友前去尝鲜。大门口,身穿开叉旗袍、露出白皙大腿的迎宾小姐口吐莲花:“贵宾,您好!”朋友无所谓地点点头,我却很不自在,直觉这个词不能这么用。“贵宾”是一个概括性的词汇,一般用在书面语里,而且局限于对第三方介绍客人时用。不知何时,“贵宾”替代了先生女士的传统称呼,性别通用,大小通吃,变成跟“老板”、“领导”、“老总”、“大哥”类似的词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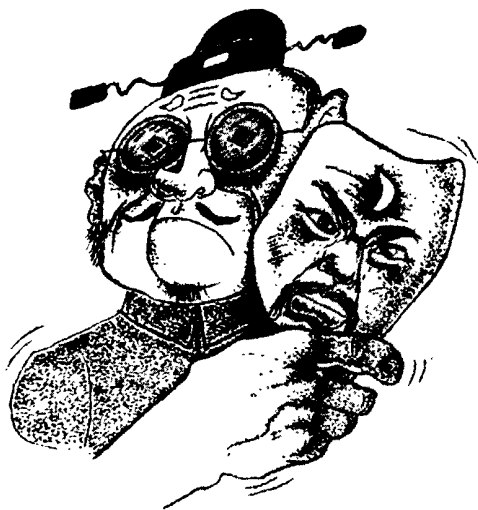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种称呼系统里,没有一丝真诚的意味,完全是公事公办的标准化操作,发声者无心,听者无趣。久而久之就演变为一种讽刺感强烈的滑稽语,轻佻,戏谑,令人想起检阅者和被检阅者之间的套话。字词本义急速丧失,或许是这个时代最炫目的标识。想想如下这些词汇的遭遇吧,默哀3分钟:小姐,同志,师傅,老师,爱家。

过度使用是一个方面,比如“亲爱的”、“宝贝”、“温馨提示”、“朋友”。这些本来美妙的称呼,一经滥用,就变成了一堆毫无感情的指代物,虚假做作。不当使用往往跟人们的心态有关。比如“您”,常常听见年长者用来称呼年轻人,在很多场合,这个字成了称呼官员的专用媚语。至于主持人把别人的父亲称作“家父”,就跟余秋雨将“致仕”当成做官一样,只能让人叹气。

称呼的不当仅仅让人有不适

感,但语言的粗鄙化却令人难以忍受。最常见的是性别自称:我们女的,你们男的。这似乎已经跟“老公”——一个标明性别的称呼泛化为全社会女性时髦用语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至于骂人,那种大胆、直接、有力,简直令人终生受教。比如这句:“大叔,您到更年期了吧?我从不跟您这把年纪的计较。”一个三十郎当的女子,如此讽刺一位劝其小声打电话的中年男士。开黑车的骂不愿付高价钱的白领:不拉你这种穷兮兮的!没钱你打什么黑车啊?

相对于这些话语,我最佩服的还是服务员的语言天才。在他们眼里,客人似乎是一个可被肆意戏弄的丑角,一个可以被无限压榨的提款机。比如:“您就点这几个素菜啊?不够吧?要不要来我们店的招牌菜鲍鱼啊什么的?”那种腔调,看似恭敬,语调里充满调侃和戏弄:你吃得起我们的饭吗?有女士和小孩在,他们一定会推销昂贵的饮料。请客者往往经不起这种将军,乖乖就擒。就餐的过程,就是被搜刮榨油的过程。要来的酒水饮料,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全部打开,倒进每一个杯子里,逼着你再要。便宜的酒,永远是缺货的:“要不您尝尝这个?不贵。”



话都很客气,尊称连连,敬语不断,但你明白,贵宾泛化的过程就是尊重贬值与消失的过程。这种“被尊重”隐含着个前提,即我们是把你当成有实力的人物,你可别辜负了我们的美意。

我们在豪华饭店要了一盆小米粥,端上来的竟然是鸡汤米糊,而且,说是熬过人参的。吃过油腻的鱼肉,预备用喷香的小米粥滋润肠胃,一大口粥下去,就被巨大的异味击倒了。“我们这儿的粥一直是这样做的,客人们都喜欢的啊。”这句话是用来摧毁你的自尊心的,翻过来其实是——“你们真土鳖!”

祖宗使出吃奶劲造出的汉字,在我们手里眼看着就变味了。一个个纯正的词汇,被折腾得生不如死。就像对规则法律各取所需般,聪明的中国人擅长从同一个东西里挤出不同的意思,直到彻底颠覆那个词的本意。近代以来,我们似乎容不得不变的事物。字也是有生命的,如果越来越多的字暧昧难辨,汉字使用者的生活也就难言其美了。

杂交水稻技术工程中心的全体员工,包括离退休人员、临时工、学员和员工家属,纷纷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,袁隆平带头捐出了1万元。

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袁隆平

总是公开亮出自己对金钱的态度,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:“钱不是衡量地位身价的标尺。”袁隆平认为,农民主要有两个优点:一是朴实,二是勤劳。“别看农民穷,农民心胸开阔。穷不是低下,有钱

不见得高贵,要看本质。”袁隆平的这番话,让人警醒。金钱是一面镜子,在它面前可以照出一个人的精神境界。袁隆平的金钱观,他对自己“小气”、对他人“大方”的言行,折射出他大写的人格和高尚的品质。